

QR

SPECIAL Selection

出石尚三精选“第3辑”

岛根县益田市织造的高级编织服装

极致高雅的二十一世纪的打掛(婚礼和服)

摄影 / 二石友希

据说早在元禄时期日本就已经开始有时装竞赛了。

元禄年间(1688~1704年)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时代。众所周知,那是江户时期中文化极为鼎盛的岁月。

让我们“穿越”到元禄时代来领略一下时装竞赛的情景吧。

京城的东山,各大富商的妻子们都身着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服装前来参赛了。她们是大阪的难波屋十右卫门的妻子、江户的石川六兵卫的妻子和京都的中村内藏之助的妻子。难波屋的妻子身穿的是在绯伦子的底色上用金丝银线刺绣了京都名胜的和服。石川六兵卫的妻子身穿南天竹图案的和服,上面缀满了南天竹果实形状的珊瑚。中村内藏之助的妻子则在纯白的内衫外罩了一件黑色纺绸的外衣,束了一条早年间从国外传来(舶来品)的金线织花锦缎腰带。

结果都用不到大家评头论足,中村的妻子便用白与黑、以及金线织锦构成的简约素雅之美压倒了众人。中村内藏之助是当时位于京都的银座(货币铸造)的老板,还有一个身份便是尾形光琳的资助者。纯白内衫与黑色纺绸外衣再加上金线织花锦缎腰带的

组合,实际上是来自于光琳的设计。

窄袖便服是元禄时代的时装竞赛当仁不让的主角,那时的窄袖便服就是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和服。在谈到打掛时,不得不首先从窄袖便服开始说起。

绩绣花风从室町时代后期开始流行,在此之前,窄袖便服是内衫的一种。衣如其名,窄袖便服在当时是一种窄袖口、适合叠穿的衣服。众所周知,在平安时代,高贵的女性总是将多件衣服叠穿在一起的。先穿窄袖便服,再罩上单衣、夹衣、夹衫,然后再穿上外衣、礼服。可以想见,平安时代女性的着装是何等的细致入微。

总之后来,原本作为内衫的窄袖便服独立成为了服装的一种,并且现在还有越来越精致的趋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窄袖便服的穿着以系上腰带为完成标志。在穿着完成的窄袖便服外罩上的就是打掛了。因此,打掛的特征就在于不受腰带的束缚,自由、自在。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与西式的长袍、披风相近。

天保元年(1830年)发行的喜多村信节的著作《嬉游笑览》中,对打掛是这样描述的:

“武士家女性用于替代小夹衫而

披在身上的窄袖便服称作打卦,也叫搔取,这一名称源自于为防止窄袖便服的门襟下摆敞开而将其拢住的动作。”

通过上文,我们首先知道了打掛的别名“搔取”。如果对上面的描述无法理解的话,可以从最早的窄袖便服外还会罩一件窄袖便服这一点来分析。通常穿一件窄袖便服就够了,需要再叠穿一件的话,说明这一定是礼服。

前面已经说过,打掛是不束腰带的。如其字面意思一样,披(“打掛”一词在日语中有披、挂之意)在身上就可以了,其袖子和身长都非常的宽松。当然,无论座、立、行走都需要用手拢住衣服的门襟下摆。门襟下摆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前摆,指衣服的前片部分。需要始终用手挽住的衣服,体现出了女性的闲适和优雅,不,更贴切的说,应该是平添了一分威严和风范。

总之,穿上打掛(搔取)之后,是不能从事日常家务的。同时,拢住门襟下摆的手和手指的姿势、肩部的动作,足以让千年之前的男子们怦然心动。将下摆拖曳在身后行走的姿态也极为优雅。



A M I
U C H I -
K A K E



TSURUBARA
藤蔓玫瑰

打掛有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与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欲念相类似。女性躯体之美越是重重包裹越是显露无遗,可说是美艳与尊贵的调和之作。840,000日元(含税)

編打掛

作家壶井荣（1900～1967年）于1955年发表了小说“襦袢(打掛)”，以下援引其中的一节。

“特别是绣有松竹梅的朱珍打掛，牢牢吸引了穷村子里的人们的目光。专为观赏华服而来的村妇们光是看到衣架上挂着的打掛的红色盐濑纺绸的一寸卷边就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己，连静下心来摸一下衣料都做不到。即使想要照着样子做一件，也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让人不禁想要撕开看看的纺绸全衬”／只能说那种话。”

“朱珍”是縹子织（缎纹组织）的丝绸布料。“盐濑纺绸”是厚的棱纹平织纺绸。“纺绸”则是日本独创的丝绸布料，是由完全没有经过捻线加工的经线纬线织成的。还有“一寸卷边”也需要稍作说明。“卷边”指在缝制衣物的衬里时，有意识地露出衬里的做法。通常情况下，这一衣物的边缘部分需要通过加入棉料以使之变得膨大。一如其字面意思，“一寸卷边”是露出约3厘米长的衬里。此外，全部衬里使用纺绸，不用说就是为了彰显奢华。并且这本就是一件红色的打掛。本来，打掛就以白色、红色、黑色为正式，当然，在这些底色上要绘制花鸟风月之类的图案。

TSUBAKI 椿

“雨打山茶花欲摧”，正如很久以前松尾芭蕉所吟诵的那样，对于山茶花，所有人的感受都是水灵灵地，生机勃勃地绽放着光华。山茶花的花语“天生丽质”也与之相映成趣。
840,000日元（含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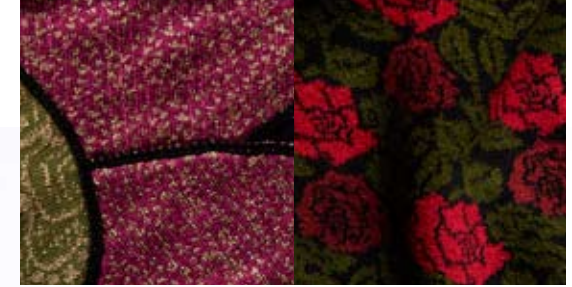


UMOREBARA 玫瑰底纹

“大朵的红玫瑰突然盛开，绽放出一片红色”，这是北原白秋的诗中的一段。玫瑰的花语是“美、爱情、恋情”。将炫目的玫瑰以底纹的方式表现，其端庄娴淑的风姿令人艳羡。
840,000日元（含税）



AMI UCHI-KAKE



《襦袢》中所描绘的打掛是属于当地的村长福本屋八郎右门的，至少已经经历了5代女性的传承。幕末、明治、大正、昭和…，打掛虽然已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但事实上每一件打掛都是可以传承一两百年极致典雅之作。

斋藤都世子第三代继承人——斋藤佳名美对打掛这种典雅到了极致的服装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革命性尝试。她的设想是使用斋藤家独有的丝线通过编织的方法来表现打掛的美。采用这种极端原始的手法，由熟练的编织技师细致、仔细地编织而成。1件打掛的制作需要经过长达数日的编织。细致编织而成的打掛给人以相当的重量感，皱纹加工也非常地美。编织面料特有的柔软，完全不会产生褶皱。绚丽至斯的打掛即使折叠也不留痕，便于搬运。

当然也可以作为结婚礼服使用，最适合作为新式晚礼服穿着。根据季节和场合，在作为结婚礼服使用后稍作修改，即可像礼服一样穿着。这简直可以说就是为21世纪而设计的打掛。